

學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

第四十期

《學言》 目錄

齊家學：新六藝的精神開展

唐霍《論語》之道：繼承與開新

本會通告	1
許志毅：第六講：相守以信（二）	1
陳健恩：霍學《論語》十一：仁是性情，仁是動力（六）	4
黎老師說中國人的中國史—曹操 （陳健恩）	5

本會通告：

- 今期開始，開講「黎老師說」系列，她所講的歷史、家教、唐學及文學，深入人心，直指內在靈魂深處，聽者無不動容敬服。第一部所講的，就是「黎老師說中國人的中國史」。
- 本刊已有網頁版，過去內容可參看：<https://hksapientia.org>

第六講：相守以信（二）

許志毅

上文論及，“拱手鞠躬之禮，實乃一具有修養工夫意義之禮節，可以幫助我們突破這種‘自我封閉’之狀態”，當中深意如何？

今舉一例子以說明。設想我現在進入一宗廟或神廟，當我面對祖宗靈位或神佛塑像之際，內心即會生起一種尊重之情，故不會隨意去觸摸靈位或塑像的；由於與祖宗或神佛保持一距離，故可以進一步存養這一份尊重之情。然後我會很自然地屈曲身體禮拜，乃至行五體投地之禮，何也？屈曲身體，乃含有一自覺或不自覺之收起自我，以自我為小、為輕，顯示自己的謙卑或放下自我，並以祖宗或神佛為大、為重，顯示對其之敬重、尊重。以此義觀察拱手鞠躬之禮，我們可反省覺察我們心靈之深處，實乃含有一種對別人的敬重、尊重之情，乃至含有願意放下自我、謙卑之情懷。若我們能真誠投入進行此拱手鞠躬之行動，當能引發我們對人謙卑禮敬、放下自我之情，唯我們須要常常反省察覺才行，若能如此，我們即可見中華文化之見面禮，其背後除了有上文所述之“社會道德規範”意義、心理意義之外，更有“修養工夫”之意義，讓人進行之時可以達到自覺“放下自我、尊重別人”之價值。此即孔子稱頌周公製禮作樂之原因，謂其對建設文化、移風易俗有功。霍師即於此言“相見以禮”，我們今日欲為社會建立優良之文化教育，當於此禮之建立做工夫，設立具有修養意義之禮節。然而，見面之禮只是人與人之初步接觸之禮節。

人進一步相處，欲延續深化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之情，當如何行動？

我們看看以下故事。

梁鴻，東漢扶風一著名高士，學問高、人品好、有才能，深得時人敬重。然其淡泊名利，有隱世遁名之志。其與妻子孟光之故事，流傳千古，成為後世典範。話說梁鴻結婚後為避世而隱居，及後因寫詩諷刺朝政而被通緝追捕。梁鴻夫妻為逃避而改名換姓，寄居於一富戶中當傭人。戶主觀其器宇不凡，認為兩人定非常人。一天，戶主發現他們夫妻吃飯之時，孟光把飯菜放置好在餐盤，雙手把餐盤高舉至眉宇，恭敬行禮，端給梁鴻，梁鴻亦恭敬地回禮，接過餐盤。戶主深受感動，認為梁鴻夫妻即使在吃飯之時亦能夠如此相敬如賓，他們一定是有學問之人，屈居於此，定有苦衷。故一方面敬重他們，一方面則同情他們，往後對他們禮遇有加。此事就是“舉案齊眉”的典故。古語云“夫婦有別”即此之謂也，夫婦本來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兩個獨立個體，因緣分而結合成為最親密的人，大家真的要非常珍惜，要銘記初心，當初大家情投意合，是有著對對方的人格欣賞、尊重的心意的。不要因為大家相處久了、以為大家結合了，就忘記了“我們是兩個獨立個體，是對對方的人格有著很深的尊重之情”的。好像梁鴻夫妻，不忘禮節，以表敬重之情。平日相處的禮節，乃“相見以禮”之舉，由此而維繫大家之間的一份尊重之情。然而，此尊重之情，如何進一步深入？或者應該說，在實踐上之進一步行動是甚麼呢？畢竟，“相見之禮”之舉動，只是初步，尚未進入深一步的相處或交流歷程之中。我們再看看梁鴻夫妻另外的故事。梁鴻在年輕的時候，由於學問人品皆好，又有才華，而且外表英俊瀟灑，很多富貴人家都爭相上門求親，可是梁鴻都一一拒絕，因為他要找到能與他一起過淡泊生活、研究學問的妻子，所以這些世俗的女子他都看不上眼。孟光也是薄有名氣，她有德卻無容，品德出眾，可惜容貌十分醜陋。雖然容貌不好看，但是還是有人上門求親，可是，孟光卻一概拒絕。隨著孟光年齡越來越長，父母都為她的婚事而著急，終於忍不住開口問她要求一個怎麼樣的如意郎君。孟光說：“除了好像梁鴻那麼有學問、人品好的男子，我是不會嫁的。”他的父母聽了以後，心都涼了一截，心想：“梁鴻對於這些富家千金小姐都看不上眼，女兒卻要非君不嫁，難哉！難哉！”但是為了女兒的幸福，父母還是硬著頭皮上門提親。怎麼知道，梁鴻一聽是孟光，居然一口答應，真是令人喜出望外。可是，初婚的幾天，梁鴻對孟光不甚滿意，整天露出不快的樣子。孟光就問：“相公，你終日鬱鬱不樂，所為何事呢？”梁鴻說：“唉，娘子，我與你結合，是因為我知道你會與我一起過淡泊的生活、一起研究學問的。怎麼知道，你天天只顧打扮，衣著華麗，珠光寶氣，完全沒有淡泊明志的精神呢！”孟光便說：“相公，我是特意考驗你的！”說罷，便馬上把華麗的衣服、珠寶首飾都脫掉，換上樸素的衣服，然後說：“我就是要看你是否能對於自己的理想有堅定的心志。”梁鴻十分歡喜，內心非常感動。能有如此善解人意、機靈過人的妻子，夫復何求？及後，孟光更鼓勵梁鴻隱居避世，落實他的理想。

從梁鴻與孟光的故事，我們看到：人與人之間的尊重之情，當以“重承諾、守信用”之行動去進一步深化。當我們內心之中，決志要愛對方，為對方付出的時候，無論我們是否有說出來也好，我們內心已經有了一個對對方與對自己的承諾——要“愛對方、為對方付出”。梁鴻與孟光的結合，固然是情投意合，然而情中有敬、愛中有敬。正如唐君毅先生在《人生之體驗、說愛與敬》中所言“你敬他人的人格，是因為他可以實現無盡之善，上通於無盡之崇高的價值理想。然而你之敬他人，本於你之愛他人，你真愛他人，你當使他人成為更可敬。你當努力幫助他人實現其無盡之善，無盡之價值理想，以完成其人格，這是你對他人最深的愛。愛通過敬，而成了最深的愛。愛通過敬，而完成它自己，成為真正的愛了。”很多時候，我們都會認為“我是對對方好”、“我很愛對方”、“我對他所付出的，完全都是為他好的”，特別是在親情之中、愛情之中，人很容易會有這些感覺的。可是，我們不妨深入反省，當我們愛對方，為對方付出之時，到底那“付出”、“愛”、“情”到底只是基於自己局限的思想？還是根據更高的道理價值？例如，一個母親溺愛孩子，在她來說，的確是想為這個孩子好，想保護孩子，可是她卻不知道，在這個溺愛的過程裡面，她只是想到“我自己要如何如何付出，對孩子好”，這只是站在她自己所希望實現的一面，卻未有想到另外一面，就是沒有進入孩子的生命、未有注意孩子的人格世界，故沒有發現原來“孩子有他的人格世界，他的人格是獨立自主的，他是可以實現他的人格，而且可以步向美善的”，因此，這位母親的愛反而成為局限、負累，甚至傷害孩子的溺愛。從梁鴻與孟光的故事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原來人與人相處，從“互相尊重”開始，讓我們進一步看到對方的人格，珍惜對方的人格，乃至成全對方，在此過程之中，也是尊重自己的人格呈現。那麼，“重承諾、守信用”就是尊重人格、成全對方的行動。人對別人作出承諾之時，就是覺得對方的人格難得、理想信念難得，是故希望對方的人格進一步完善、對方的理想信念得以實現，所以人對別人的承諾中是包含道理、信念、理想與價值的。

我們再看看《季札掛劍》的故事。季札，春秋時期吳國國君壽夢之第四子，有賢德，為人謙讓。有一次，他代表吳國出使晉國，途經徐國，與徐君交談甚歡。徐君看到季札的寶劍，面露欣賞、歡喜的神色。季札心中想到：“難得徐君欣賞此寶劍，真是識英雄重英雄，可惜我要出使晉國，一定要佩戴寶劍，待我完成任務，回程時才把寶劍獻給徐君吧。”及後，季札完成使命回程，再拜訪徐君，欲獻上寶劍。不巧，徐君已經逝世，其子繼位。”季札因不忘心中對徐君的承諾，故把劍獻給新徐君，新徐君以先君沒有吩咐而不敢接受。季札為守承諾，故去到徐君墳前，恭敬地把劍掛在墳前樹上，事死如事生，當時在旁的群眾都感動不已。徐國有人特歌頌季札：“延陵季子不忘故，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。”季札從珍重徐君之欣賞之情，心中許諾要成人之美，而且並沒有因為對方的在世與否，完成承諾。此事可以讓我們深深感受到“相守以信”之崇高價值。

霍學《論語》十一：仁是性情，仁是動力（六）

陳健恩

「孔子的學問一直有一個主題，就是人的成長」（頁114）

「為甚麼要把自己的生命局限在這裡」（頁114）

成長，總不易說。

成長不即是成熟，成熟有既定的圓滿形態，有完成的意味。成長不即是提升品質，提升品質依效果而言，有手段的意味。但是，它包括了品質提升並轉趨成熟，但此是第二步。成長，首先是一種創造，一種開發自己潛在品質的創造。

孔子看到，人不成長，社會變得禮崩樂壞，現代語即無法無天。在自由思想極端化之下，四季不明、山海轉移、價值位變、基因任改、文化陷溺，秩序傾倒。如交通混亂之時，各人易相碰撞，碰撞時便以力量相較。現代以政治、科學、法制等專業知識，作互相較量，形成新的暴力社會，使生命無形地受壓，成長反變萎縮，古時春秋戰國，今日將以新形式重現。

文章標題三之：“性情是開放的主體”

大恩何以不言謝？施恩者對你付出，就如同親人一般，盡心盡力，十分無私。若只輕言一聲感謝，不單感到不足，反而好像有一層距離感。就算言謝，很多時都不禁垂下頭來，淚流不禁。中國的家教，對父母的回應多形容為感恩、報恩，很少講謝恩。大恩如親，這個恩就是十分難得，代表了真心，那要如何回應呢？舉例某位朋友上次順了你意，今次朋友問去哪裡吃飯？你認為這正是回應之機，便說今次由他作主，這就是一種順的態度。當中先不講邏輯、不講利害分析計算。總之都以順他心意而不改動為大前提。所以，順是感恩的自然態度。恩之大，就是如親，親就會近，近就不見私，無私就顯情真，情真就感真心。

所以，情不離恩，情不離親，便是真情、真心。所以，不知感恩，不能通情，不能動心，人與人就不親，不親就不近，不近就孤獨。AI不會親，知識不會親，法律不會親，科學不會親。這不是物理距離，親是情親，近是心近。所以親情是人類體會心近的第一個人倫關係。

中國儒家文化，就是先重視近，然後再連繫於遠，這就須要一個過程，這個過程就稱作道，在過程中各人變化進步不同，所以儒家文化，必體諒人，在道中必重視學。可見，儒家先重視近，以親切的體會，後連繫於遠。重道，重學，亦必重次序，依序而學，貫通古今，視天下為大同世界。

人與人之間如何拉近？人與社會如何拉近？人與天地如何拉近？人與歷史如何拉近？拉近，就有凝聚力，這是安居樂業之道，亦是天下太平之道。

於此，才明白甚麼是開放。（下期再續）

黎老師說中國人的中國史—曹操

陳健恩

歷來對曹操都有不同層面的評價，如在大學圖書館所看到的書目，包括《三國梟雄：曹操》（吳昆財著），《卑鄙的聖人：曹操》（王曉磊著），《最偉大的商戰教父曹操》（陳旭光著），《變臉高手 曹操的爭霸學》（朱憶源編著），當中超過一百三十多本，主要都是推崇曹操的才能，所謂「亂世之奸雄」。

後世評論要點，也合於曹操本人重才能的本色。他曾說：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」、「生子當如孫仲謀」、「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賞功能」、「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」。

中國人被稱為漢人或唐人，是因為漢唐在中國歷史中，甚至在世界上，屬於一個頂盛的時期。漢朝共有 400 多年，唐朝有 289 年。但漢唐之中，出現了一個黑暗時代，近 400 年之久，甚至比唐朝更長。

在漢唐中間這個黑暗時代，可算是一個人命不值錢的時代。不同大小外族都來入侵，自身內亂亦從未間斷，歷任十三位皇帝，無一得以善終，《晉書》形容為「人不見德，惟戮是聞」（戮指殺戮）。這個時代，歷史稱為一魏晉南北朝。

黎老師見到甚麼？

一種思想意識，隨意亂說，可以影響一班人，一個國家，甚至一個世代。魏晉南北朝，很多代的老百姓，都要為這種思想意識，付上四百年的慘痛代價。

漢朝大盛，必定有人才，他們必然當官，至少擔任要職，整個社會及國家，才會走上盛世的軌道。當時如何找出這些人才，就十分之關鍵。現代人都很重視成果效益，我們就依漢朝的成果效益，來看看其挑選人才的方法。其方法的核心，就是

舉孝廉。

無才無能，必不能承擔一個國家的要務。所以不需把問題走偏，假設一個有德無才會怎樣之類。其實，國家好與壞，都要有才能之士。可知才能如工具，工具屬中性。因此，問題是國家要安穩頂盛，一個甚麼心去使用這些能力才可做到呢？漢朝的王帝大臣，就是懂得先問心，後問才能。問心是甚麼意思？即是問你是甚麼人。

曹操只看到眼前問題，不自覺以殺戮能力定義人才，結果禮崩樂壞，無法無天。

求成不是問題，急於求成才是問題。事急，就必強行，德無空間。急於一事，或許是特事特辦，但急於一切事，就成為一種風氣，甚至思潮，停不下來，四百年人命，就為此思潮，付上了代價，直到唐朝才懂得回頭。

這就是黎老師說的歷史，屬於中國人的中國史。